

1306

龙海文史资料

第三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龙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 奔向光明……………赖鄞祥（1）
- 石码人民“倒蓝运动”……………可人 整理（8）
- 叶火叛变革命前后……………赖鄞祥（16）
- 解放前石码地区的治安……………吴王谋（19）
- 鸦片大王伏法记……………赖鄞祥（22）
- 戊戌五十年石码邮电简介……………柯即扬（25）
- 抗战八年石码小志……………可人（29）
- 回忆石码解放前的卫生……………吴王谋（38）
- 金仙岩的传说……………立青、王剑青（41）
- 月港与华侨……………敏、青（43）
- 月港大事简记……………国靖（49）

奔 向 光 明

——国民党海汀县警察局官警起义投诚始末

赖 鄱 祥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海汀县伪警察局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政策的感召下，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弃暗投明得到新生。我是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领导者，现将个人思想演变过程和该局官警起义投诚始末，回忆追述如下：

(一)

早在一九三三年，曾经在上海抗日，获得全国人民爱戴的十九路军，在陈铭枢、李济琛、蔡廷锴等将领领导下，发动福建事变，设立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于福州。那时我在厦门中学读书，平日参加爱国宣传活动，同情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立场，在老师同学的鼓励下，毅然报考了十九路军在厦门招考的政治人员训练班。被录取后受训三个月，分配在部队中做政治工作，宣传反蒋抗日，激励爱国热情。不久十九路军失败，又回归学校继续读书。由此对我国当时政治内幕开始有些认识。

全面抗战开始，我在龙溪县第二区署任区员，因兼巡官职务，所以被调去福建省警官训练所受训，从此转任警察专业人员，分配在南靖县城关警察所工作。该县代理县长、财务科长、国民兵团副团长等人，不顾前线军情紧急，后方人民

生活困难。竟将征收来的救国捐、飞机捐等公款作为赌注，夜以继日打牌取乐。还要唱起国民总动员的高调，加紧抓壮丁，和敲诈民财。稍有爱国心与正义感的人，莫不愤恨至极。我在群众的鼓舞下，不管自己职位低微，决心利用警察权力，伸张法纪制裁这一批民族败类。所以带领警察包围伪县政府，逮捕了这些高级赌博犯，依法给予惩办。事过不久即遭打击报复，他们伪造人证物证，向伪省政府控告我有“异党”嫌疑。因此，我被调去梅列保安处受察看三个月。经过老师同学营救，才免被判罪重新给我工作。并得到机会，前往战时首都重庆，参加“中央警官学校”调训班学习。路过大后方几个省、市，看到一方面是难民流离失所，交通阻塞秩序纷乱；另一方面是发国难财者，酒楼舞厅一夕千金的景象。尤其经过大火烧后的长沙，亲眼看到全城成为瓦砾场，人为灾难触目惊心，怎不使人对于抗战不力，殃民成性的当局感到发指；回省后我虽继续担任警官职务，但常与同学刘浑生等密谈国事感慨万千，暗下决心改变政治立场，寻找救国出路。

(二)

一九四八年春，我被调任国民党海汀县警察局长。海汀县位居九龙江下游，邻近厦门，物产丰富，被列一等县。国民党政府人员多以本县为“肥缺”，极力争取来县任职，榨取较多油水以饱私囊。地方土绅控制“党、团”组织，与官僚勾结，争权夺利，鱼肉百姓。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系统，伸向党、政机关，成为统治核心。虽然同是蒋介石的爪牙，但却明争暗斗，如同水火。海汀县大部分地区都在中统控制之下，只有浮官，白水，港尾三处，军统较占优势，县一级机关团体则多数掌握在中统手中。前任警察局长因是军统分

子，和县级单位时生磨擦，受到排挤，立足不住。这时我在省警保处第一科担任外事股股长，省警保处处长认为我既没有参加军统核心组织，派性不强能和中统协调，且又熟识闽南地方情况，所以派我接任该县警察局长。我由福州来到海汀，了解到县党部书记长，县参议会议长，以及商会长，农会长等，除了各自拉拢一部分乡镇保甲长以外，还拥有私人武装打手。这些穿着便衣带着短枪的各部分武装人员，其主要生活来源多半是靠贩卖鸦片，开设赌场，敲剥诈骗而来。政府睁一眼闭一眼不敢干涉取缔。官僚、绅士、流氓三种人结成一体，确是名符其实的，暗无天日的社会。

这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决定胜负阶段，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反攻。各地学生正闹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我既担忧国事，又急于寻找个人出路，得知张圣才先生接受中共华南局的使命，在厦门策动国民党人员起义投诚。同时由李济琛等在香港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来改组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派人在厦门联络有志之士迎接解放。我由张圣才、刘浑生二人介绍，参加了这个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反蒋组织，从此一心一意想为解放全国贡献微力。

（三）

一九四九年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全国解放在望，我以喜悦的心情，准备迎接解放。海汀县警察局，除在城关设有局本部（为分督察室，总务，行政，司法等股。）刑警队，城厢警察所外，还有港尾、海沧、浮宫、卓港四处警察所，员警共一百余人。为了便于指挥控制，我把外面四处警察所人员也都集中城关。并在离城关二十里处的碧浦村，设立警察训练班，对外说是正常的警察集训，实则预先布置战

时立足点，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有个退路。又和漳州、厦门进步警官同学暗中通气，遥相支援。海汀警察局原有武器不足应付战时需要，为了充实起义力量，我设法向厦门借来捷克式轻机枪两挺，美式冲锋枪四支备用。当时海汀已出现动荡局面，有海外关系的官僚士绅，开始携眷潜逃；执迷顽固分子，聚集力量准备孤注一掷。在东北、华北、华中和淮海以及南京上海等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击溃逃出的国民党军官数千人，被收容在临时组织的军官团，由少将团长方先觉带领，开驻海澄。伪伞兵部队第二团，也开来浮宫候轮要去台湾。本省反动当局指令伪闽南师管区司令童懋山，组织“闽南反共纵队”。该纵队共编三个支队，其第一支队司令倪履长率部驻扎海汀，兼任海汀县县长。另外两个支队，一驻长泰一驻南靖。除了这些正规武装以外，海汀地方武装，还有县自卫队一个中队，商会长许庚申控制下的武装，也领取“反共救国军”的番号与人民为敌。所以海汀境内反动势力嚣张，他们联合组织勤乱委员会，频频召开应变会议，妄图负隅顽抗，并阴谋破坏公路桥梁及其他重要设备。海汀县政府在厦门设立临时办事处，将文书档案迁移厦门保存。反动头目们，打算如果阻挡不了南下解放军的攻势，准备转入山区打游击，破坏人民政权。他们还想长期潜伏，策应蒋军反攻。在这种形势之下，警察局仅有一百多人武装，不可能正面与反共势力对敌，所以采取暂时隐蔽自己的立场，虚与委蛇的态度，保存实力待机而动。不久，汤恩伯，毛森等相继逃来厦门，蒋介石也亲自来过鼓浪屿，召开会议布置防务，妄想据守厦门，阻击人民解放军。毛森就任厦门警备司令后，运用军统特务猖狂活动，大肆迫害地下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我在厦门的警官同学林广义被毛森扣押，另一个同学张奋生（原厦门市警察局思明分局长），避来海汀，我送

他到漳州暂住。（后来他和南下大军取得联系，协助解放军筹备粮食，担任向导，策动云霄，诏安国民党人员起义等，做出一些贡献，至今仍在厦门人民政府工作。）张圣才和刘浑生也从厦门逃出，借厝龙溪在茂洲，邀我前往会晤，我送给证件，掩护他们去泉州。（后来张、刘二人和泉州一批同志联合起义，随叶飞兵团解放厦门。）我去浒茂洲时，碰到农工民主党干部郑静庵，和由厦门转移到内地的共产党员梁明富、叶绍书等人，由林文吉介绍与我相识。（我在一九四〇年任石码警察所长时与林文吉、郑静庵认识。）后在石码林文吉家中，开过两三次会议，讨论起义和策反工作。

（四）

海汀县警察局人员一百多人中，警官占二十多人，警官训练所毕业生居多，也有少数是复员军官，警长警士大多数受过反动教育，存在很大政治偏见。便衣警察更是吸收自地痞流氓分子，思想顽固品质恶劣。在当时情势下，不能把起义的意图明白告诉他们，可是时局的动荡难免导致他们产生各种想法，因此有的部属曾经问我：“时局如此，你打算去台湾么？”我答说：“去台湾不见得会有出路，我正在考虑着。”我的部属表态说：“你打算怎样，我们跟你一致行动。”于是我用暗示的方式，使他们相信国民党大势已去，跟着我走就会有出路。就这样稳住人心，引导他们随着我走上起义投诚的道路。

接近解放前一、二个月里，有几批伤兵经过海汀。这些伤兵，一来因为待遇不好，满腹埋怨无处发泄，又自恃是从前线下来没人敢管他们。所以毫不遵守纪律与秩序，随便打人骂人，买东西不付钱，到饮食店抢吃，老百姓深受其苦。我们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只好组织当地单位招待他们，对一

些蛮不讲理的，就用武力压服，减少人民损失。后来又有刘汝明兵团的残兵败卒不断过境，连续发生拉夫扰民事件，我们又得出面干涉排解纠纷。虽然我们的力量有限，但多少会使他们有一些顾虑，稍稍敛迹。因此我看出，越接近解放，地方会越乱，警察留在城关，多少能起一些保护人民安定地方的作用。所以决定坚持到最后五分钟，除非情况不允许我们留下，我们决不因为谋取自身的安全，提早撤离城关。并且在城关还可以防备反动势力破坏公共设备公路桥梁，必要时设法拦阻保护。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我得到可靠消息，漳州已经解放，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石码。同时我接到伪司令兼县长倪履长打来电话，叫我把全体官警集合起来，带去县政府随他一同行动。我为了摆脱他的控制，立刻把全体人员带着，朝相反方向出发，到起义基地碧浦去。伪司令得讯大怒，带了部队赶到溪头街，先向警察局开枪扫射。少数留守的警察，急忙躲到隔壁酱油店里。伪司令没有追上我们，他指挥部下把碾米厂里大米抢劫一空。可是他们正在搬米时，解放军已经进入海汀城关，将他们俘虏。我们经过卓港时，碰到伪商会会长许庚申，和地霸苏虱母的武装。他们本想拦路截击，看见我们早有准备，不敢动手假装好意相送。我们在路上又碰见刘汝明兵团的零星散兵，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我把他们的武器收缴起来，并给旅费让他们回家。

到达碧浦后，我急忙带了两名警卫，赶去石码想找林文吉，向地下党请示，下一步我们应该怎样行动。可是没有找到林文吉和地下党，只好返回海汀，进去城关直接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首长会报。首长当晚即派一个连战士，随我同去碧浦。到达后，我集合全体人员讲话，正式宣布海汀县警察局起义投诚。我们回到城关仍住原来的警察局，解放军

首长命令我们维持地方秩序，等候人民公安局人员到达办理移交。旧县政府各单位人员，看到警察局照常工作，政策宽大，秩序安定，也都纷纷回来向人民政府报到，认真办理移交。经过一个多月，我把一百二十名官警，枪支一百另九杆（包括轻机枪二挺，冲锋枪四支，驳克枪二十支，左轮短枪十多支，七九步枪七十多支。）粮食一万二千斤，服装约一百套，以及档案公物等（包括人事、经费、各种经办案件档案，器具等）移交完毕后，前往漳州向龙溪专署公安处报到。这次起义投诚，给我们带来新的政治生命，从此走上光明道路，至今感到十分庆幸。

石码人民“倒蓝运动”

· 可 人 ·

辛亥革命后，中国名义上由北洋政府执政，实际上是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大小军阀各据一方，勾结地方豪强，狼狽为奸，鱼肉人民，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石码虽属小镇，亦不例外。“兰皇帝”的崛起、兴盛、破败、灭亡，就是一个缩影。

“兰皇帝”名番芝又名汝汉字庭金，港尾兰甲人，为人生性残暴狡猾，虽目不识丁，而善于投机逢迎，勾结钻营。从一九一五年攀上商会会长宝座至一九二八年被打倒的十多年间，勾结历次驻码军阀、文武官僚，夤缘时会，独霸一方，在石码镇内，大开赌场，广设妓馆，公开烟厠，包捐揽税，占民房，夺田产，武断乡曲，无恶不作，搜括民脂民膏，显赫一时。他的恶势力，不仅统治石码一地，而且伸张到漳州、海汀、漳浦一带，邻县县城上劣都在勾结之列。淫威之下，人民恨之入骨，绰号其为“土皇帝”。但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进行斗争的结果，兰皇帝终于破败、灭亡。

起初，兰番芝在新行街（今新华路）开民麟土菸店，运销台湾，回贩货物内销，获得厚利，打下商业基础。再在同街开茂川船头行，成为货物进出口的把头，又续开茂兴、茂盛两行和三闽鱼行，垄断鱼市。从此，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在商业界中显露头角，初具操纵之力，凡他经营行业，别人很难插手。一九一五年石码组织商会，兰窃取会长一职（副会长郑良璧），于是权力在握、利路亨通，凡事专擅，凡利独占，因而正副会长发生摩擦，分成上码下码两派，兰属下

码派，势压上方。

兰踞商会后，大展手段以保地盘。一面运用会长身份，全力送迎驻军官长，投其所好，顺其喜怒，曲意奉承，骗取信任，包揽百捐¹¹，财势与日俱增，羽毛日见丰满。一面恩威兼施，广为网罗爪牙，豢养狐狗。一时间，讼师蔡粟、秀才吕青云、衙吏许启照、生员林有昭（一作椒）、走卒章雨亭等一帮凶云集门下，听其差使，恭为效劳，真是有钱自有鬼推磨。

一九一八年地方军阀，南来北往，粤军陈炯明入漳，部下洪兆麟驻石码，号洪司令。兰以一贯伎俩，尽力巴结，宠信有加，兰于是商官一体，威势凌人，无恶不作：开赌场，东起福寿街西迄宛南亭，赌摊林立；设妓馆，今菜市场附近妓寮毗邻；公烟厠，鸦片烟土膏店遍各角落。这样嫖、赌、吹、捐，四害猖獗，荼毒石码生灵。单以苛捐而言，每天有十七只篮子¹²四出勒索，篮满始归。稍有迟延，军警立至坐催。仅赌捐一项，日入竟达银元一千多元，横征暴敛，可想而知。民脂民膏，恣意搜括，劳动人民苦不堪言。流行着民谣说：“茂川老板发大财，钱银日夜滚滚来，瘦的抓来榨，肥的抓来杀。”

利欲薰心，“土皇”梦长，浮财之外，谋及基业。一九一九年石码开始扩市政辟马路，兰乘机大耍假公济私手段，利用权力，拆卸海汀城、石码城仔、下浒城仔等处城石，围砌沿江堤岸，混水摸鱼，私移大量石材，兴建自己的店屋住宅，垒筑紫泥码头，填围洲田地。数年间非法据有房屋数百间¹³，田园数百亩，家产暴增。

富贵淫欲，多方猎艳。“土皇”正妻之外，有妾六人，婢十数人，又时常在外寻花问柳，恃势奸淫妇女。并且异想天开，组织京戏“正吉”班、“大吉”班、“小吉”班等，

聘来女角，凡入眼者，或被奸污或占为妾，鲜能幸免。

既仗官势，又借神威。石码原有日本教堂一所，址在新田路末王公巷边（今码二小学内）因偏在石码东隅，叫东教堂。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工具之一，住有日本和尚一人，借宗教进行间谍活动。地方讼棍、教徒许泽池充当走卒，宣传拉拢，广收信徒，许颇为得势。“土皇”见景生计，也着意勾结日本势力，以巩固地位。便在同路西端（今文化馆大楼址）另立一所日本教堂，叫西教堂。自任董事，请来日僧二人住持，供奉观音菩萨（一说立身如来佛），笼络居民、商人皈依，信徒日多，西教堂逐渐兴盛。由于兰有雄厚实力，神人互相依傍，东教堂因而势衰，“土皇”平添一臂之力。

“土皇”在石码倒行逆施，吸尽人民膏血，群众恨之入骨，多次计划斩除，以泄公愤。有一次，兰上街买布持归，途经炮仔街（今九二〇路），预先埋伏的张九婴，突然袭击，投掷炸弹，弹发，仅碎布匹，未伤及人，狗命逃回。另一次，群众蔡筹，夜里持刀侍候在隘门洞⁴内侧，兰深夜归家，将过隘门洞，头刚伸入洞门，蔡筹一见，猛力就砍，不料操之过急，兰头尚未伸足，仅削下所戴“碗帽仔”（瓜皮帽的方言），兰头又缩回，又是留下狗命。蔡筹诛霸未遂，反遭捕杀。

“土皇”两次遇险，知民怨已深，加意防备，乃收买地棍打手，招聘榜山乡周文礼等作保标，出入侍卫。又与周、方、郑、林、吴、姚、黄、康等大姓封建家长勾结，交换条件：兰许给各姓范围内捐款抽成肥私；各族家长则给兰以声势助威。变本加厉，统治群众。

一九二四年二月，军阀南往北又来，臧致平进驻石码，夜围茂川行，搜捕“兰皇帝”，兰夤夜逃匿天主堂，又转下

江上杉排，由舟子吴荣载渡紫泥脱险。经此虚惊，兰遂托言年高，不预外事，隐伏紫泥家居，过其荒淫腐朽生活。由其二子兰祥麟、三子兰步青承袭衣钵。所有把头生意及捐税，归由祥麟主持，商会长一席由步青接替。

兰步青继承父业，依仗漳州军阀张毅，凶焰愈炽，肆意作为，增办田亩捐，开合记银庄（后改信记）操纵金融；设通易公司，垄断市场；兼任石谿中学校长，掌握教权。真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群众反映说：“前岭未是崎（陡），后岭较崎壁。”

在兰家“王朝”的残暴统治下，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破产、失业、饥饿以及人身自由，都时刻受到威胁。

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期间，秋天，北伐军入漳，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群众团体，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当时共产党在漳州领导民众运动的有农运特派员李连生，工运特派员农工（人名）、青运特派员翁振华、妇运特派员（失名）。石谿是龙溪县第二区，除建立国民党区党部外，计组织码头、锡箔、店员等工会，卅六乡、济茂、乌礁等乡农民协会，和学生、商民协会，教育会、妇协会等民众团体，各民运的主要骨干除几位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外，余为国民党左派和地方进步青年，直接受党的闽南特委所领导。他们是翁慈星（资生）、胡锡麟（又名西冷、穷我）、颜玉润、杨廷宣、周惠波、周捷榜、陈如仕、颜卧云、洪徽音（女）。都和党有密切联系。各团体主要负责人（包括参加倒兰运动的）是：

店员工会：蔡威西、郭春三。

码头工会：颜卧云。

纸箔工会：黄必达、康炳、林和尚。

农民协会：周惠波、陈如仕、郑国璋、林文吉、林妙青。

商民协会：王清玉、陈蓬峰、肖正中、骆育青、黄友声。

学联会：周景云。

妇协会：洪徽音。

教育会：周捷榜、林丰年、林廷辉、连嵩龄、方琛、
陈文澜。

群众团体组织起来了，党即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发动倒兰运动。先是收集“兰皇帝”罪状，编印倒兰歌谣，进行宣传发动。歌词如下：

兰汝汉又名番芝，非马又非驴，瞒天又骗地，石码竖旗做皇帝。勾结洪兆麟，欺负石码民，串通张毅贼，其势更猖横。佞臣许有昭，宰相许在衡，太监许启照，随员章雨亭，侍卫周文礼，差役陈承亨，孝男宋金水，丧家兰祥麟，走狗吕青云、郭仔萝、黄仔边、孝子顺孙满厝边。包捐赚大钱，造溪岸，报虚帐，一生富贵吃不了，拆城墙，填地基，占媳妇，做细姨，种种罪恶笔难书。当此革命时，断断不容这种坏东西，码民当速起，把这土豪快铲除，快铲除。”（集体创作，翁慈星执笔）

运动一经掀起，群众怒火中烧。是年冬天（十一或十二月）在公园举行打倒兰逆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人山人海。会上由翁慈星、胡穷我、杨廷宣、颜玉润等讲话，还有漳州、海汀各界代表演说声援，历数兰逆的滔天罪行，高呼“打倒土豪兰汝汉”等革命口号。会后，立即行动，全体涌向新行街茂川行及大官前住宅，包围搜捕，但“兰皇帝”业已闻风急乘船逃往鼓浪屿，托庇公共租界，只捕获兰步青一人，当场押送驻军转解漳州府部。各界团体一面立即组织清查兰案逆产委员会，把兰逆在码房屋财产及在紫泥社厝宅、田园，一概标封“逆产”。进行清点登记，计有田园三百五十亩，房屋二百九十九间；一面呈报上级党政机关，下令通缉兰汝

汉。消息传出，漳、厦各报都以头版刊登倒兰新闻。南洋各地的溪（龙溪）、汀（海汀）华侨团体，纷纷来电声援，吁请查封逆产，通缉兰逆，枪毙兰步青，群情愤激，可见一斑。兰家狐群狗党，则是树倒猢猻散，四处逃窜，苟全性命。

兰步青解送漳州后，由汀漳龙政治监察员陈卓凡（国民党左派，支持倒兰运动）和漳州驻军团长廖鸣欧（何应钦部下，国民党右派）会同审讯两次，石码各界推派代表翁慈星、胡穷我、颜玉润、周惠波、颜卧云、郑静安、周景云等人前往政治监察署同兰步青对证。不料廖鸣欧竟暗受兰家贿赂巨金（传说银元四万元），暗里私自释放，然后假出布告，宣称兰步青越狱潜逃，悬赏通缉。消息一传，石码人民莫不义愤填膺，各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决定组织各界人民请愿团，推派代表率领群众千余人，步行赶至漳州，向政治监察署和廖团团部请愿，要求立即交出兰步青依法处理（其时，省政务委员会已经下令通缉兰汝汉，并批准就地枪决兰步青），廖鸣欧老羞成怒，派兵弹压，企图解散请愿群众，在相峙中竟将代表杨廷宣扣留殴打，经代表群众坚持斗争，冲涌索释，在群众威慑下，廖不得已释放杨廷宣。事后群众非常痛恨，电呈上级政府撤办廖鸣欧，追捕兰步青，以平公愤。

当石码群众围困廖鸣欧后，漳州市各界人民闻讯，在党的领导下集合万余人，在中山公园召开反对廖鸣欧释放兰步青声讨大会，廖得知消息，万分恐慌，匆忙带领数十名武装队伍，赶到会场进行弹压。大会由罗明同志主持，当罗同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地揭发廖鸣欧受贿私放兰步青，捏造越狱，玩弄布告通缉等阴谋罪行，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廖鸣欧”口号时，廖竟下令抓人，几十个武装荷枪实弹，向到会群众威吓。顿时群情汹涌，当即有人高呼一声：“廖鸣欧不讲理！”

原来是漳州工会主席许士森同志，他边喊边跑，跳上讲台，激昂地说：“他要抓罗明同志，跟他讲理去！”“对！跟他讲理去！”群众轰雷般和应，话音刚落，人流把廖涌得水泄不通，廖见势不妙，只好松手，如丧家之犬，抱头窜去。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闽，倒兰运动无形停顿，但余波仍未平息。而封建势力却一蹶不振，兰逆父子不敢回码。其时，漳州驻军改换张毅，陈卓凡也回任龙溪县县长，适值桂系反蒋，张军抽调“讨”桂，军力薄弱，一九二八年石码一度不驻军，政府不得不准许石码商民协会组织地方武装商团，石码国民党区党部和商民协会都恢复组织，政治环境稍为好转，于是，清党时一度逃避在外的翁慈星等人，部份回码。五月间兰汝汉在鼓浪屿病危，偷回石码，数日间死亡，其子兰祥麟、兰定红等，以为国民党已经反共，兰案已不追究，可以反攻报复，遂纠集旧势力，积极筹备，企图先把丧事铺张一番，借以挽回局面，公然发讣治丧，大肆铺张。一时群众啧有烦言，咸谓兰逆余孽企图东山再起，死灰复燃。这时，党适时领导各社团和地下赤色工会，组织“铁血团”，以铁血团名义发出警告书，说：“何人敢为兰皇帝送丧，当心为要”。各社团召开紧急会议，利用地方商团武装，并发动学生、群众，浩浩荡荡，把茂川行紧紧包围，把兰皇帝棺材抬出门前，当众宣告：“兰逆已经省府通缉尚未撤消，石码公民人人得而诛之。”为恐兰逆有诈死阴谋。当众监视开棺，验明确是兰逆尸首，群众拍手称快。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兰运动，乃以胜利告终。

注：

- ①兰所包苛捐杂税查有：厘金局、五谷捐、屠宰捐、水果捐、水产捐、红料捐、木料捐、赌捐、花捐、鸦片

捐、戏捐、铺捐、户口捐、码头捐、油捐、鸭蛋捐、牙税等十七种。

- ②旧时石码习惯：商人、机关等派人外出收款收税，都要携带一只竹编篮子，作为存放大小银元之用。
- ③兰家在码店屋遍及新行、外市和其他各处，现在实验小学大操场，原叫城仔内街，即是当年兰家所占者，兰打倒后，标封“逆产”牌号。后来西湖小学（即今实小）请准拆作操场，拆去平屋计四十多座。
- ④从前石码内街街头，都没有隘门，白天敞开大门，入夜关门，仅留门扇下端小洞门出入，出入须弯腰驼背。
- ⑤这首讨逆歌谣，当时流传石码邻县一带，石码镇内妇孺能诵。
- ⑥本稿有参阅已故郑静安先生写的材料。

〔可、人 整理〕